

(爱尔兰) 约翰·康奈利 著 杨俊峰等 译

The
Killing Kind

John Connolly

约翰·康奈利作品

蜘蛛杀阵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蜘蛛杀阵

The Killing Kind

(爱尔兰) 约翰·康奈利 著

杨俊峰 韩丹 姜楠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本书出版获得爱尔兰都柏林的爱尔兰文学交流会（翻译基金）资助，特此鸣谢。
The publisher acknowledges the financial assistance of Ireland Literature Exchange (Translation Fund), Dublin, Ireland.
www.irelandliterature.com
info@irelandliterature.c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蜘蛛杀阵 / (爱尔兰) 康奈利著; 杨俊峰, 韩丹, 姜楠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133-0083-4
I. ①蜘… II. ①康…②杨…③韩… III. ①侦探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85822号

The Killing Kind
By John Connolly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0 by New Star Press
Original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Copyright © 2001 by John Connoll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original publisher Hodder and Stoughton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author c/o Darley Anderson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jia-xi books co., ltd, Taiw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2007-1116



蜘蛛杀阵

(爱尔兰) 约翰·康奈利 著; 杨俊峰 韩丹 姜楠 译

责任编辑: 王欢
责任印制: 韦舰
装帧设计: wesign 未设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 910×1230 1/32
印 张: 12.875
字 数: 208千字
版 次: 2010年10月第一版 2010年10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083-4
定 价: 33.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约翰·康奈利 John Connolly (1968--)

约翰·康奈利一九六八年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市。他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当过记者、酒保、服务员、伦敦哈洛德百货公司的杂工、地方公务员等。曾就读于爱尔兰三一学院英语系，后于都柏林市立大学主修新闻学，之后五年在《爱尔兰时报》(*The Irish Times*)担任自由撰稿人。

一九九九年，康奈利凭借《夺面旅人》出道。此书以追查杀死妻子、女儿真凶的离职警探帕克为主角，创下了英美版权史上第二高价的新人预付版税纪录，令康奈利成为“夏姆斯奖”首位非美籍得奖者，并奠定其“爱尔兰惊悚大师”的地位。

二〇〇三年，凭借《苍白冥途》一书获得英国最佳犯罪小说奖“巴瑞奖”。

康奈利才华洋溢，左手写惊悚，右手跨领域、跨类型书写，开创了全新的格局，使人惊艳赞叹。二〇〇六年出版的《失物之书》，内容融合童话、惊悚、成长故事、恐怖元素和寓言体例，可说是一部阴森美丽的成人童话，也为康奈利的写作生涯开启了全新的篇章。他的另一部著作《魔鬼的名字》则为其赢得了“史蒂芬·金接班人”之誉。

目录

1	序幕
17	第一部分
173	第二部分
255	第三部分
357	第四部分
397	尾声

序幕——

这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在这个蜂巢般的世界里隐藏着一颗空虚的心。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曾写道：“自然界的真理被深深地埋藏在矿井与山洞中。”我们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稳定其实皆为虚幻，正因为如此，生活其实并不像它所呈现的样子。在这表层下面到处都是裂缝、沟壑、污浊的气穴，还有石笋、钟乳石和一直往下流淌的阴沟暗河。这是一个布满洞穴和石状瀑布的地方，一个遍地都是晶体毒瘤和冰柱的迷宫，一个将历史变成未来，再将未来变成现在的地方。

在彻底的黑暗之中，时间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覆盖在过去的上面，但并不能覆盖得很严实。事物总在不断衰败，不断消亡，它们的残留物就会形成一层新的覆盖层，每一层新的覆盖都会使原有的覆盖层不断加厚，使下面的一层埋得更深。新世界总是建立在旧世界的废墟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新的覆盖层层加厚，外壳越厚，缺陷越明显。然而，过去却从未真正消亡，而是一直待在那里，一直在现在的表层之下等待着。我

们都不会忘记过去，都会在某个时刻回忆起过去，回想起过去的情人、失去的孩子、去世的父母，有时候还会回忆起我们曾经抓住过的妙不可言的瞬间惊喜。这就是我们的记忆，而且永远都不会远离我们，因为这些记忆属于我们自己。什么时候需要这些记忆，就什么时候唤起它们。

但是，有时候我们别无选择，现在的片断会无缘无故地消失，过去就像一块老骨头突然在我们面前冒出来。从此以后，所有的事情都被彻底颠覆，我们不得不按照新的情况重新评价我们以前认准的事实。一次失策会使真相大白，一次失策会使我们突然意识到周围的一切都是假象。过去就像岩浆一样从地下喷涌而出，生命在它流淌过的地方化为灰烬。

这是一个千疮百孔的世界。我们的行动在天地间回荡。

在世界深处，存在着黑暗的生命：微生物和细菌。这些能够从化学物质和自然界的辐射中吸收能量的生物比第一个给世界带来色彩的植物细胞还要古老。这些生物无处不在：深水池中、矿井中、冰川中。它们的生死存亡悄无声息，不为人知。

然而，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其他生物，一些其他的生命形式：那是一群只知道饥饿的动物，它们的存在就是为了追捕和猎杀。它们隐蔽在洞内不停地移动，利爪伸向无边的夜晚。它们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显露行迹，而它们一旦现身，其他生物便会夺路而逃。

它们是为艾莉森·贝克而来的。

贝克医生那年六十岁，她在一九七四年开始为孕妇做堕胎手术，

也就是在罗伊诉韦德案^①发生之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风疹席卷美国，数以千计的美国妇女生出的婴儿都患有先天性疾病，那时贝克还年轻，她加入了“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的行动，曾一度成为“全国妇女组织”和“废止堕胎法令全国联合会”的成员。随着要求堕胎人数的增加，她在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开办了自己的诊所。从那时起，她开始和“支持生命行动联盟”的会长约瑟夫·施德勒以及那些在街头大肆宣传禁止堕胎的人们对着干。一九八九年，当“援救组织”企图逼迫她关闭诊所的时候，贝克医生和兰达尔·特里针锋相对地大干了一场。一九七六年的《海德修正案》主张取消对堕胎的医疗资助，贝克曾强烈反抗；当反堕胎人士 C. 埃弗雷特·库普当选美国公共卫生署署长时，她曾痛哭过。反堕胎者曾三次向她诊所的墙壁内注入丁酸，致使她不得不停业数日，直到烟雾和气味都彻底消散之后才又重新接待患者。贝克已经记不清自己的汽车轮胎被扎了多少次了。一次有人在她诊所的灭火器里安放了一个纵火装置，要不是诊所窗户使用的是加厚的钢化玻璃，整个建筑就会变成废墟。

但是近些年，她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贝克医生看起来也比实际年龄老了很多。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贝克生活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男人。大卫是第一个，贝克很爱他并和他结了婚，但是现在大卫已经离开贝克。大卫死的时候贝克一直把他抱在怀里，并至今还保留着大卫那天穿的衬衫，衬衫上的血迹就像乌云一样飘过那曾经质朴的纯白色。后来的男人和她分手时则有了很多理由，然而所有的理由最终都归结为一个简单的事实：恐惧。艾莉森·贝克是一个“公众”人物。贝克生活的每一天都知道有些人宁愿她死，而不愿她继续工作下去。

^①罗伊诉韦德案，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于妇女堕胎权以及隐私权的重要案例，发生在一九七三年。

几乎没有哪个男人愿意和这样的女人相伴。

下面的这些数字都在贝克心里装着。去年，美国发生了二十七起袭击堕胎诊所的暴力事件，两名医生因此丧命。在过去的五年里，有七名堕胎医生和助手被杀害，还有许多其他人员在枪击和爆炸中受伤。这些她都非常了解，因为贝克花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整理搜集这些暴力事件的资料，追踪这些案件的相同之处，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是她失去大卫后唯一能让自己支撑下去的方式，唯一能使她确信大卫的死可能是会有一点点价值的。贝克的调查结果在支持堕胎行动中为那些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同时又对那些声称要关闭诊所的反对者实施了沉重的打击。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但是不久，另一个更加模糊不清的影子出现了。那个人的名字反复出现并在时空中回响，模糊的身影不断出现在暴力现场。那个人的声音和身影同时出现的时候不过五六次，但出现的时候似乎就在你的眼前。她对此确信无疑，其他人也同意她的观点。这些支离破碎的情况越来越接近事实的真相。

但是，随着事实真相越来越近，危险也随之而来。

艾莉森·贝克的家里装有警报系统，这一系统直接与一个私人安全公司相连接，并且诊所里有两名保安日夜坚守。在她卧室的衣橱里有一件ABA公司生产的防弹背心，尽管硬邦邦的穿上有些不舒服，但为安全起见，贝克在往返诊所的途中还是穿着它。还有一件一模一样的挂在她的诊室里。贝克开着一辆红色的保时捷boxster^①，其实这是她唯一的嗜好。贝克收集超速罚单就像某些人收集邮票一样。

^①保时捷boxster，保时捷公司于一九九三年的北美车展上推出的一款运动性能极强的车，并于一九九七年正式量产推向市场。

艾莉森的穿着很保守。她经常穿一件宽松的夹克，不扣扣子。上身夹克，下身裤子，配黑色或咖啡色的腰带，腰带的颜色取决于整体的搭配。腰带上挂着手枪套，里面装着一只卡尔 K40 隐蔽手枪。卡尔是一种口径为点四〇的五弹式手枪。她曾经想使用六发弹匣，但发现加长的弹匣有时会被衬衫的褶夹住。卡尔的手柄很小，正适合贝克的小手，因为艾莉森·贝克个头不高，也就是五英尺多点，身体瘦小。至于射程，她能在十秒之内将五发子弹连中一百码以外的靶心。

她的挎包里放着一罐梅西催泪剂^①和一只两万伏电压的电棍，足以让任何猛男像搁浅的鱼一样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可是她从未因愤怒而开过枪，不过，贝克曾经被逼无奈使用过一次梅西催泪剂，那是因为一个反堕胎分子试图闯进她的家。事后贝克回想起使用毒气让她感觉不错，尽管有点内疚感。她已经选择了自己的生活，这一点她从不否认，不过，职业给她带来的种种限制，以及恐惧和愤怒，还有那些鄙视她职业的人，她对这一切恨之入骨。这些都在不同的侧面影响了她的生活，但对这些她通常避而不谈。那个十一月的晚上，她手中拿着梅西催泪剂，那个身材矮小的络腮胡男子在走廊里又喊又叫，贝克所有的愤怒和恐惧随着压下塑料按钮的那一刹那全部爆发出来。

艾莉森·贝克是个人人熟知的人，是个公众人物。虽然她住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郁郁葱葱的地方，但她每个月都要去南达科他州两次，她在那个州的苏福尔斯瀑布城有一间诊所。贝克经常出现在当地或国家的电视台，公开捍卫妇女的选择权，谴责那些剥夺妇女选择权的行为。被关闭的诊所越来越多了。上周她在 NBC 地方电视台指出，

^①梅西催泪剂 (Chemical Mace)，梅西催泪毒气的商标名，一种防身用催泪剂。

现在美国百分之八十三的县已经不允许堕胎。三十多位国会议员，十几位参议员和四位政府官员公开反对妇女的堕胎抉择权。同时，天主教会教堂是目前美国最大的私人卫生保健服务机构，堕胎、绝育、节育、体外受精等日益受到限制。

然而，当面对一位态度友善、声音柔和的来自明尼苏达州“生命权利组织”的年轻女人的时候，她预感到局势要发生变化了。这位女子一直在致力于妇女健康问题，并且一直在想办法让年青一代了解历史、了解罗伊诉韦德案的背景。艾莉森·贝克对这位善于搞运动，声音尖酸、心胸狭窄的女子有些察觉，但估计不足。贝克在临死之前的那些日子里也和朋友们说起过她的感觉。

就在那之前还有一件事让她感到害怕。贝克又见到那个身材矮小，举止奇怪的红头发男人。她知道他正在向她步步逼近，也很清楚他是有意与她和她的同伴们为敌，并且在她们达到目的前就把她们干掉。

“但是，他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计划，”梅尔切尔还曾经试图安慰她，“我们针对他们的行动还没有开始呢。”

我告诉你，他们知道。我已经看见他了，而且……

而且什么？

今天早上我在我的车里发现了一件东西。

什么东西？你发现了什么？

一张皮，一张蜘蛛蜕的皮。

蜘蛛通过蜕掉自己的旧皮使骨骼长大，取而代之的是一层更大的、不那么紧的表皮，这个过程被称为蜕化。艾莉森·贝克在她车的副驾

驶席上发现的那张蜘蛛皮，属于斯里兰卡的一种狼蛛。狼蛛是一种颜色鲜艳但喜怒无常的蜘蛛类节肢动物。这种蜘蛛是有人精心挑选的，是一种警告，它的身长约三英寸，身上有灰色、黑色和乳白色条纹，腿的跨度可达四五英寸。艾莉森着实被吓了一跳。当她发现身边的这个东西不是一只活生生的喘气的蜘蛛时，她紧张恐惧的情绪才稍微缓和了一点。

梅尔切尔听得目瞪口呆，半天没说出话来，过了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提醒贝克离开这个地方一段时间，并说他会提醒同事们提高警惕。

就这样，艾莉森·贝克在最后一刻决定休假，这是她两年来第一次休假。她打算自己驾车去蒙大拿州，可以一路前行一路观光，一周之后到达。然后去博兹曼拜访一位大学的老同学。两人会合后，一起从博兹曼去位于北部的冰川国家公园——如果道路条件允许的话，因为才四月份，积雪可能还没有完全融化。

当艾莉森没有如约在周日晚上到达时，她的朋友开始有些担心。到了周一下午晚些时候，还没有贝克的消息，她的朋友便拨通了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的电话。两个以前办案时认识艾莉森的巡警，埃姆斯和弗雷恩，立刻被派到二十六街西段六〇四号贝克的家去查看究竟。

他们按门铃时没有人应答，而且车库的门紧锁着。埃姆斯两手拢起，透过玻璃窗往走廊里看。厨房门口放着两只箱子，一个餐桌椅倒在地上，椅子腿朝墙。几秒钟后，埃姆斯戴上手套，打碎旁边的窗户，握紧手枪，进入房子。弗雷恩则从房子后面入手，从后门进去。房子是两层的，很小，警察很快就确认房子里没有人。厨房有一扇通向车库的门。从蒙着一层寒霜的玻璃窗看过去，艾莉森·贝克的保时

捷 boxer 的轮廓清晰可见。

埃姆斯深吸一口气打开了那扇门。

车库里很暗。埃姆斯从腰间拿出手电筒打开。就在手电筒的光束照到别克的车的一刹那，埃姆斯并不确定看到了什么。但是他一开始就确定车的风挡玻璃碎了，因为能看到一道道细纹在类似弹孔处向四周散开，使人无法看清车内的情况。当他接近驾驶员的车门时，他以为车里装满了棉花糖，因为从车窗看去，汽车里面好像被白色的线状的东西裹住了。直到他近距离照亮车窗看见一个褐色的行动敏捷的东西迅速爬过玻璃时，他才意识到那究竟是什么。

那是蜘蛛网！它的细丝在手电筒的光束下发出银色的光。在蜘蛛网的旁边，一个黑影直挺挺地坐在驾驶员的位置上。

“贝克医生？”他喊道，并迅速把戴着手套的那只手放在车门把手上把门拉开。

车门打开时，发出黏线丝被扯裂的声音，丝般的蜘蛛网被切断在空气中。有东西“砰”的一声落在埃姆斯的脚上，但是声音小得刚刚能听到。当他低头看时，发现一只很小的褐色蜘蛛正在水泥地上爬向他的右脚。是只隐士蜘蛛^①，长约半英寸，一条深色的凹槽贯穿背部。埃姆斯本能地抬起脚，踩过去。刹那间，他还在想自己的行为是否破坏了现场，直到他仔细往车里看时，才意识到他的行为好比是在沙滩上偷了一粒沙子，或者是从大海里窃取了一滴水而已。

艾莉森·贝克被绑在座位上，身上只剩下内衣。她的头上被缠满了灰色的胶带，嘴被胶带封住，脸肿得几乎认不出来了，身上到处是

^①又叫提琴蜘蛛，因为身体的形状像小提琴的琴身，主要分布在美国南部的大草原区，大小为零点四到两英寸。患者会在被咬后的二十四至四十八小时内出现发烧、打冷战、恶心、呕吐等症状，严重者甚至会有溶血，血小板降低，败血等病变发生。

溃烂的瘢痕，在她的脖子下面有一块方形区域的皮肤已经被剥去，露出鲜红的血肉。

然而她的尸体被白纱一样的蜘蛛网覆盖着，脸被密密的丝线遮掩着。在她的周围，无数褐色的弓着腿的蜘蛛在慢慢移动，感受到空气变化时它们的触须卷曲着；另一些蜘蛛仍然挤在黑暗的角落里，橘黄色的卵囊在它们身体的一侧摇晃，就像一堆堆有毒的水果。蜘蛛网上挂满了被吸干了的昆虫壳和被同类咬死的蜘蛛。果蝇围绕着座椅飞来飞去，埃姆斯能看见艾莉森·贝克脚下腐烂的橘子和梨，还能听到蟋蟀的叫声，这些动物在医生的车里建立了一个小型生态系统，但是蜘蛛扮演了大部分的角色，它们在艾莉森·贝克的脸上来回忙碌着，在她的面颊和眼睑处轻盈地飞舞着，继续编织那不规则的网，整个汽车内部全部被丝线笼罩。

但还有最后一件事让发现艾莉森·贝克的人觉得更加难以置信。当法医进行尸体解剖，揭去缠在她脸上的胶带，撬开她的嘴时，一些红黑相间的小球从她的嘴里滑落出来，掉在不锈钢桌子上，就像形状不规则的大理石块一样。在她的胸腔和舌头底下也发现了同样的球状物，还有一些被夹在她的上下齿之中。这多半是在蜘蛛袭击她的时候，她浑身抽搐，将其咬碎的。

只剩下一只蜘蛛还活着——是在她的鼻腔里发现的。它那长长的、黑黑的腿卷曲着。当镊子夹住它的腹部时，它试图反抗，但已然无力，红色的沙漏形腹部突然间停止了颤动。

在解剖室刺眼的灯光下，黑寡妇蜘蛛的眼睛像星星一样闪烁着。

这是一个蜂巢般的世界。它的引力就是历史。

在缅因州的北端，有些人影被朝阳映衬着，在路上晃动。在他们的身后是一辆推土机，一辆起重机和两辆小卡车；小卡车沿着乡村的公路驶向发出流水声音的地方。空气中荡漾着笑声和脏话，吸烟的人吐出的缕缕白烟缓缓飘升，与清晨的雾气混合在一起。小卡车里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下这些男男女女，但他们宁愿步行，去感受脚下的土地和早晨清新的空气，享受一起从事繁重劳动的朋友间的友谊和那和煦的阳光。微风吹过，给劳动的人们带来一丝快意，从身边走过的人让他们感受到劳动中的友谊。

这里有两群人在劳作。其中一群是清洁工，是由缅因州公共服务公司与新英格兰电信公司联合雇用的，这伙人的任务是修剪和清理道路两旁的树木。这些工作本来应该在秋天完成的，那时的土地干燥而且规整，而不是在四月底来做这些工作，因为四月的时候路面上还有积雪覆盖而且道路两旁的树叶开始生出新芽了。但是，这些工人才不会为他们的老板着想呢，他们只求在柏油路上工作的时候不下雨就好。

另一群人是吉恩·比奥列雇来清理圣弗罗伊德湖岸边植物的，为下一步盖房子做准备。这帮人凑巧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在这段路上走到了一起，一边谈论天气，一边为彼此点烟。

就在鹰湖城边上，这些干活的人走上红河路西行，左边是非什河，右边是鹰湖城的红砖大厦和排污区的建筑。在非什河与圣弗罗伊德湖的交会处有一段不太长的铁丝篱笆墙，湖边上开始有房子出现，透过树枝可以看见水波荡漾的湖面。

他们的说笑声很快就和另一种声音混杂在一起。就在他们上方，木质狗窝里出现若干身影：灰色的、长着厚厚的皮毛，眼神非常敏锐的动物。它们是狗与狼杂交的品种，每条狗都被主人用铁链拴在狗窝